

十里河渡,恰似一片芦苇的海洋。

沿着老家河渡的漫漫长堤,四面是满坡满岭的芦苇。微风过境,芦苇婆娑的细叶响成一片。而渡口的对岸,碧绿的田畴和洼地延绵成陇,柔柔的西南风沾着水珠,把沿岸田野里稻穗的清香一路吹送。那些居住在河渡水岸的孩子,沿途追赶着芦苇丛里飞出的麻雀。从渡口到水岸,他们卷起裤管,光着脚丫,踩着河滩上细软的沙土,折一根芦秆做成芦笛,一路欢呼雀跃。

透过层层芦叶的掩蔽,可见渡口汤汤水流,终年湍急。在浩浩荡荡的芦苇丛中,三五成群的小孩赤脚坐在松软的芦苇墩上,他们已经采撷了大堆芦叶,每人手上都拿着几张,七缠八绕,变戏法似的,不一会儿,一只笋壳样的芦笛便在他们手中脱颖而出。孩子们把芦笛放在嘴边,鼓着腮帮,悠扬的笛声瞬间在芦苇丛中飘荡开来……

家住河岸边的阿胜是一个擅长吹芦笛的孩子。每到日落时分,他便喜欢独自到渡口边吹芦笛,一阵阵悠扬的笛声在苍茫暮色下,透出几分悠远。我寻声走去,只见阿胜站在渡口索桥上忘情吹奏,在一瞬



□ 韦联成(壮族)

间我被那流动的笛声吸引住了。于是,我便恳求阿胜教我吹那芦苇编制的芦笛。阿胜对我说,想学吹芦笛首先得学会制作笛膜。他顺手从芦秆里折下几支新苇,掏出小刀将芦秆切割成几个小段,然后再把芦秆中白色的芦衣两端捻成细片,再抽出芦穗,剩下的芦衣便可制成笛膜,贴在笛孔上。

我从阿胜手上接过芦笛试吹,费了老大劲儿也吹不响。阿胜在一旁纠正了我的口型,但是,我始终不得

要领,直到把嘴吹酸,笛膜吹破,还是没能吹出一个像样的音符。阿胜从我手上接过芦笛,他将小笛孔贴在薄薄的嘴唇上,六个小指头在六个小笛孔上灵活地飞舞,一串串悠扬、婉转的笛声便从小小的芦笛中流淌而出,竟是如此的美妙动听。

阿胜又从口袋掏出一小包白色的笛膜,捡出一片薄如蝉翼、轻细透明的笛膜对我说,贴笛膜时不能绷得太松,这样容易漏气,也不能绷得过紧。松紧适当,唯有这样,吹出来的

音符才能音正腔圆,声音响亮。

我又接过阿胜的芦笛,鼓着腮帮狠命地吹,却只听到芦管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阿胜抢过我手中的芦笛说,笛膜都被你的口水吹湿了,他又取出一片新的笛膜贴上,凑到嘴边,只轻轻一吹,便笛声婉转,那曲调依旧优美动听,如同天籁。遗憾的是,我始终都没有学会吹芦笛……

眼下,芦苇渡正值晴空万里。记得小时候,每到夏日,我时常与

伙伴们跑到芦苇渡的浅滩上玩耍,踏在松软的河滩上,如果顺着芦苇的根系往下挖,定可以挖到白胖脆嫩的芦根,拿到河水中冲洗干净后,扔到嘴里细细咀嚼,甜涩生津、清咽利喉,据说还有下火降暑的功效。

待到秋风乍起,芦苇丛中常有大雁从中匆忙飞出,向着天空中的雁阵集结,偶尔滴落几声雁鸣,满是寂寥。在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风里,渡口上的芦苇也渐渐变黄,密密匝匝的芦秆摇曳着,倾斜在风中,蓬起的芦穗被风吹得满天都是。那时节,正是渡口附近农人忙碌的时刻,他们舞动着镰刀,把大捆芦苇收割回家,然后编织成芦席、芦帘、芦帘等物品,然后拿到圩市上售卖,成为许多河渡人家的衣食饭碗。

岁月如梭。如今,因为渡口开发扩建,河道两岸大片的芦苇坡被铲平,现存的芦苇丛稀稀落落地站立在渡口旁,仿佛失去了家园的孩子,摇晃着脑袋,在阵阵晚风中茫然失措地四顾张望。时过境迁,记忆中的河渡依旧飘荡着大片芦苇,只是芦笛流出的美妙曲调早已消逝在风中。

小小说

灵丹妙药

□ 何宗柳(壮族)

桂中壮乡木棉村有个老鳏夫叫四爷,八十多岁了。四爷有一女七男。七个弟弟对姐姐顶礼膜拜,言听计从。因为妈妈过世后,他们从小都是姐姐带大的。在家里,无论大事小事,都是姐姐说了算。

那一年,四爷得了重病,连续几个月卧在病榻,天天要人喂食喂药和倒屎倒尿。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四爷的七个儿子轮流照顾他都感到十分厌烦了。有时他们你推我,我推你,敷衍了事。因此,四爷时常挨饿受冻。得不到好的照料,他的病情更加严重了。有些村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打电话给他们远嫁东北的姐姐告状。姐姐知道后,急忙从东北赶回父家。姐姐回到家,好言相劝弟弟们,又立刻把四爷送进医院治疗。四爷又住院两个多月。一天,一位老大夫悄悄地告诉姐姐:“老大爷得的是绝症,最多只能活三个月,他吃什么想干什么,你们都尽量满足他吧……”姐姐听后,六神无主,哭泣着恳求大夫要千方百计治好她父亲的病。

四爷出院回家后,因为姐姐在家,几个兄弟虽然已成家立业分家,但几乎天天都回来小心翼翼地侍候父亲。一天,姐姐悄悄地对小弟说:“从今天起,就由你们夫妇赡养和照顾爸爸了,医生说最多只能活半年了。俗话说,家中有个老,就像有块宝。往后,你们就多辛苦了。”小弟说:“姐姐放心,爸爸为了养育我们,含辛茹苦一辈子,我们一定会尽到儿女的义务。”从此,小弟一日三餐端茶倒水喂饭喂药给父亲,每晚打水替父亲洗脸擦身。父亲服完药,小弟夫妇又按期带他到医院复检。平时,父亲要求吃什么,小弟夫妇就买回来给他。因为四爷得到小弟夫妇无微不至的照顾,病情一天好起来,身体一日比一日健壮。几个月过去了,四爷居然又能下床走动了,生活又能自理了。全家人欢天喜地,姐姐更是喜出望外,每隔半年,就回家一趟看望他。

转眼间,五年时间飞逝而过。有一天,那位说四爷最多只能活三个月的老大夫来到木棉村。他遇见姐姐扶着一老人在散步,谈笑风生。他十分惊讶,就走过去问:“阿姨,这不是几年前在医院治病的老大爷吗?”姐姐说:“您仔细看看,是真的呢。”老大夫把姐姐叫到一旁,问道:“类似大爷当时的病情,十个就有五双不能活过一百天呀。但奇迹出现在你们家了,到底是什么灵丹妙药使大爷起死回生呢?”姐姐万分感慨含着泪说:“大夫呀,实不相瞒,我当时偷偷地对七个弟弟说,大夫和仙婆都说,父亲最多只能活半年时间,我们要尽全力去照顾,让他愉快地度过最后时光。我这样一说后,全家人都竭尽全力轮流护理照顾父亲。我父亲得到了物质和精神上的照料后,奇迹发生了,居然能够好好地活到了今天,您看这是不是灵丹妙药呢?”那老大夫听了,连连点头称赞道:“是是是,当然是啊。”

我区举办陆地诞辰100周年文学创作研讨会

7月5日至6日,由广西先进文化发展促进会、左江流域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广西写作学会、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传播学院、《广西社会科学》杂志社等联合发起的陆地诞辰100周年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在崇左市举办。

30多位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踊跃发言,其中既有令人难忘的深情回忆,也有恰如其分的文学创作评价。《陆地传》作者、广西文联《广西文学》原副主编、编审、作家潘荣才向大家介绍了写作这本传记的来龙去脉,并将自己手头唯一的一本《陆地传》捐赠给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拟筹建的陆地文学研究院。广西文联《广西文学》原副主编、编审、散文名家凌渡,也以《一株永不凋谢的芳草》为主题,讲述了自己与这位老前辈在工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自治区党委党校二级教授、广西先进文化促进会顾问陈学璞在高度评价和肯定陆地的文学地位后,提出在花山岩画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的扶绥,出现了以陆地为代表的现代名作家和文化名人,绝不是偶然的,从这一点揭示了广西文化和壮族文化的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广西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党委书记、广西写作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郭金世认为,陆地的文学实践,有力

地回答了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人民、文学与民族、文学与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关系问题。我们的研讨会,既是为了深入探讨陆地朴实无华的文学风格,重温他的文学成就,更是为了思考和发扬他积极献身文学和传承民族文化的精神。他的艺术经验对我们的创作和广西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出生于广西扶绥县一个壮族农民家庭的陆地(1918年11月-2010年8月),原名陈克惠、陈寒梅,系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一生著作成果丰硕,不但是壮族的骄傲,更是广西的骄傲。他曾担任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广西作家协会第一、二届主席,广西文联主席、党组书记,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全国文联第三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早年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圣地投身革命,积极深入生活,用手中的笔记录时代,他的文学作品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创作的《美丽的南方》和《瀑布》两部代表性长篇小说,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震撼文坛,使之成为现代壮族文学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和全国著名作家。

(陈黎明)



Byaraiz 邕菜

刊头设计 柳集

乡贤文化天峨行 感赋仁顶村三首

□ 秦大戈(壮族)

(一)

尧天舜地佑繁昌,
瓜果飘香玉米黄。
文化乡贤能量正,
和谐仁顶换新装。

(二)

人道天峨好景光,
长歌仁顶富殷祥。
名扬天下珍珠李,
更有乡贤文化廊。

(三)

安居仁顶爱家邦,
邻里和书道德章。
美丽乡村民共建,
弘扬国粹驻春光。